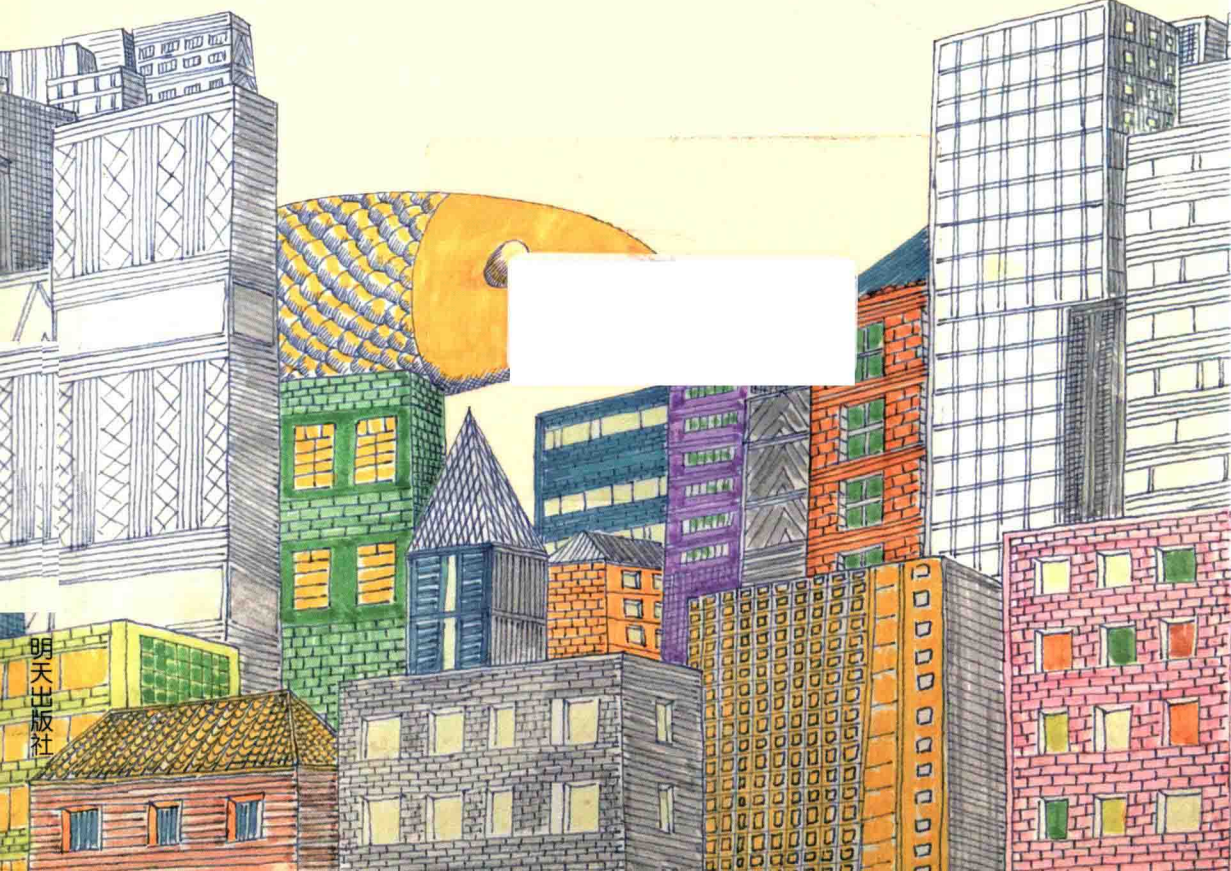


Shanghai
Jingdian
书香童年

张之路
著

我希望我的这些作品，
既是一部部神秘奇幻的戏剧，
又融会着严肃的人生命题。
文学的陶冶是舒缓的，
它是润物无声的细雨，
看似柔软，
却能力克金石。

伤心的影子



明天出版社

张之路
著

明天出版社

伤 恁 的 影 子

Shuxiang
Tongnian
书香童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心的影子 / 张之路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
2016.5

(书香童年)

ISBN 978-7-5332-8889-1

I. ①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6644号

书香童年

伤心的影子
张之路 著

组稿策划 徐迪南
责任编辑 赵靓 张茹
装帧设计 寰书坊·牛钧工作室
插 画 刘华忠插画工作室

出版人: 傅大伟
出版发行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明天出版社
社址: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
邮编: 250001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肥城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 16.2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30000
ISBN 978-7-5332-8889-1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联系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这些是我刚开始写作时的几个短篇作品。它们写于我在学校当老师和刚到电影制片厂当编辑的时期。十多年教师生涯中和同学们、同事们的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是我创作的源泉。

03 静静的石竹花

15 在楼梯拐角

22 纽扣

31 羚羊木雕

短篇小说的舞台不大，对创作者却有着更高的要求。我一直注重在写作中捕捉人物特点并让情节有些跌宕起伏。同时，我也总想找一个不远也不近的写作位置，力图让作品具备一种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、似是而非的氛围。因为不真不实使人陌生，而太真太实既不能给思想和情感以自由表达的机会，也不能给读者带来欢愉。

41 题王许威武

64 夏雨

82 空箱子

97 影子

111 太阳的滋味儿

132 少年刘大公的烦恼

174 拐角书店

以下几篇作品节选自我创作中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：《第三军团》《霹雳贝贝》《非法智慧》《汉字奇兵》。其中好几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连续剧，受到青少年的欢迎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融汇着严肃的人生命题，即使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也要处处折射着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，亦真亦幻，能带给读者无限的惊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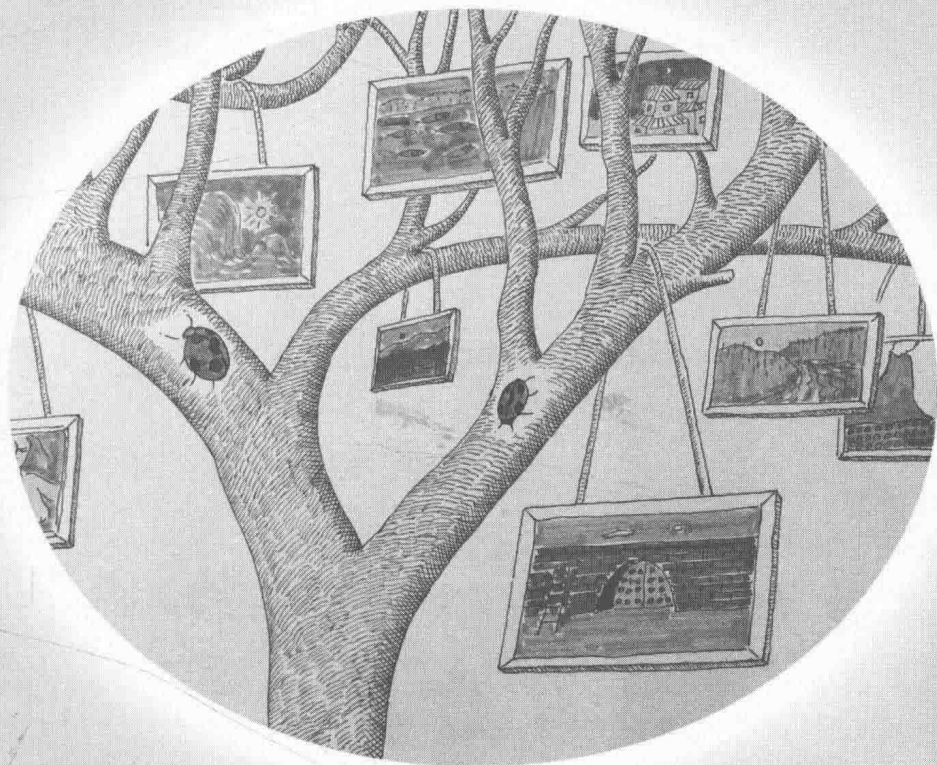
193 正气

208 雨夜奇遇

220 第二大脑

240 千雯图书馆

253 今天种下一粒文学的种子



这些是我刚开始写作时的几个短篇作品。它们写于我在学校当老师和刚到电影制片厂当编辑的时期。十多年教师生涯中和同学们、同事们的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是我创作的源泉。



静静的石竹花

那年春天，正是玉兰花含苞欲放的时候，我在少年宫的美术小组当辅导员。一天清晨，我带着同学们来到中山公园写生。

公园刚刚开门，那些练拳、吊嗓子的人正在陆陆续续地向里走。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到玉兰花的跟前。女孩子们在绿色的小栏杆前刹住脚，欠着身子皱起小鼻子，轻轻用手扇着沁人心脾的花气。男孩子们则跳进草坪，干脆把鼻子贴在花瓣上。

看见他们那一副副怪样子，我真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快出来，蜜蜂钻到鼻子里去啦！”我喊了一声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

听见我的喊声，孩子们笑着、跳着，散在栏杆周围，开始寻找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位置。

我坐在藤萝架下的石凳上，不过，我没有画玉兰。我在寻求一幅新油画的构思，因为今年下半年，全市职工美术展览，我要拿出一幅像样儿的作品来。

突然，我听见有人在高声说话：

“嘿！让开点好不好？”

我抬起头，看见我们美术小组的小胖子站在玉兰花的西侧，两手叉着腰，绿色的大画夹挎在胳膊上，一摆一摆的，十分神气。他的前面坐着一位陌生的小姑娘。

小姑娘侧身朝着我，膝盖上放着一个普通的纸夹子，上面搁着一支花杆铅笔。她好像没有听见小胖子说话，也没有回头，只是稍微往旁边挪了挪。

“像那么回事似的，会画吗？”小胖子眯着眼睛，撇着嘴说。

我没来得及说话，小姑娘突然站起来，小辫子一甩，又在原来的地方坐下来。

“哎——你不会起来吗？”小胖子着急地嚷了起来。

我赶紧走过去把小胖子叫到一边，小声却很严厉地批评他。

“她又不会画，瞎占地方！”小胖子噘着嘴，气哼哼地说。他见我生了气，这才怏怏地走了回去，坐在离小姑娘只有一尺远的地方。他故意打开了今天根本用不着的油画箱，把里面的扁头笔弄得咣咣作响，嘴里还嘟嘟囔囔，看见我使劲瞪着他，这才闭了嘴。

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小姑娘打开纸夹子，我心中不由一动，她既然来得这样早，又敢在这么多人面前画画，说不定



真有点才气呢！

我绕到小胖子的背后，往小姑娘的夹子上看了一眼，真想发现一个人才。然而，我失望了，她的夹子上只有一张白纸……

游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人们一面欣赏着玉兰花，一面饶有趣味地观察着我们。几乎每个小组员的身后都站着几位热心的观众。

小家伙们对这种场面见得多了，不但一个个若无其事，而且愈加挥洒自如起来。这时，我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：“哎，这些小家伙是哪儿的？”

“这还看不出来，美院附小的呗！”

“咦，那个女孩怎么光瞧着不画呀？”

“嘻……跟着瞎起哄……瞧那夹子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，谁没有自尊心啊！一个大人要是听到这些议论也是要赶快撤退的，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！

可是，我惊异地看见，小姑娘的铅笔竟然动了起来……这使我暗暗赞叹她的勇气，同时又突然觉得，或许，她真的有点绘画的本领吧！

我悄悄绕到她的背后，朝她的夹子上瞥了一眼：唉，糟透了！她连一点基本的训练都没有，看不出大致的轮廓，纸上落了一个像是花瓣一样的东西，她用铅笔在上面抹了抹。

她是那样认真，可是画得又是如此笨拙。看着她那纤细而又瘦小的身影，说实话，我真有点可怜她。

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，我正埋头于自己的构思，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嬉笑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发现笑声是从小胖子身后那些人中间发出的。不过小胖子却一本正经，只是偶尔斜眼看着

那个小姑娘。

我走过去，分开围观的游人，一眼看见小胖子画板的右下角有一张巴掌大的漫画，画的分明是那位不相识的小姑娘，只是嘴巴画得出奇地难看。

听见笑声，小姑娘回过头。这时，我才发现她的嘴有点歪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，她一定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子。小胖子的漫画把她的嘴画得特别夸张。

终于，小姑娘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看见她的嘴唇剧烈地颤动着，长长的睫毛上托着两颗屈辱的泪花。但她马上用手抹了一下眼睛，紧紧咬住嘴唇，挑战似的看着小胖子。

我的脑袋轰的一下，我愤怒极了，简直不能克制自己。我猛地夺过小胖子画板上的漫画，拿在手里撕得粉碎。地上的油画箱也被我不知什么时候碰倒了，画笔和颜料袋撒了一地。

小胖子吓得愣住了，接着便小声地啜泣起来。我气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觉得下巴无法抑制地哆嗦起来。

小胖子哭得更厉害了，用手使劲揉着鼻子。

这时，那个小姑娘突然低下头，弯下腰去捡地上的画笔和颜料袋。她拾着拾着，猛然间，一颗泪珠落到了她的手背上……

二

一个月过去了。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，我照例来到图画教室，推开门，迎面是许多零乱放置的画架，它使我想起了那些调皮而又可爱的学生。



这时，窗帘轻轻动了一下，微风送来一股淡淡的幽香。我奇怪地向四周望去，发现讲台上放着一束白色的小野花。它被插在一个装止咳药水的小玻璃瓶里。瓶子已被刷得干干净净，那上面的刻度都清晰可见。有了它，这间到处堆放着无生命的石膏像和画框的教室里，顿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喜悦的生气。

我欣喜地捧起小野花，心想，这准是我的那些“小兵”干的。是谁呢？小胖子吗？上次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他用胶泥塑了一只猴子送给我，红着小脸，让我像管教猴子一样地管教他……会是那个绰号叫“芭蕾舞”的小女孩干的吗？她曾用洁白的尼龙丝为我编了一只美丽的小天鹅……不！都不是，因为今天他们谁也没有来呀！那么，到底是谁呢？真有意思！这些可爱的小家伙……

我把花重新放到讲台上，然后开始批改孩子们的画稿。看见画稿，我就仿佛见到了它们的小主人那一张张天真可爱的笑脸。谁能说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不会是送花的孩子呢？想到这儿，我幸福地笑了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又到了星期一的早晨，我惊异地发现，讲台上的“花瓶”里，换了一束新鲜的小野花——和上次的一模一样。我问遍了整个小组，都说不知道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束新的小野花在教室里迎接我。望着送来的花，我感到激动，我感到新奇，我像孩子一样来侦察这个秘密。

估计新的野花又要出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没有回家，用几把椅子临时搭了个床睡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大约六点半的光景，我被开门的声音惊醒了，我看见传达室的崔大爷很庄重地捧着一束带瓶的小野花走了进来。他走到讲台跟前放下新的，端起旧的。当他转过身子的时候，看见我，他笑了。

我猛地坐起来：“哈，崔大爷，原来是您给我送花呀！”

“不是我……是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。”崔大爷比画着。

“她在哪儿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就在大门口，她说什么也不进来。”

顿时，我觉得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涌上了喉咙。

我一下子跳下床，从崔大爷手里夺过“花瓶”，飞快地向大门口跑去。

在门口的一棵大槐树下，我一眼看见了在中山公园见到的那个女孩子，我把瓶子举过头顶：“小同学！”

“老师！”小姑娘向我跑来。我用双手按住她的肩头，仔细端详着她那显得有些苍白的面孔，又拉起她的小手，冰凉冰凉的，她一定站了很久了……

突然，一种美好的感情，一种纯真无邪的童心，一种对友爱的深切感受，一齐向我涌来。我多日来冥思苦想而不得的构思一下子跳了出来。我为什么不把那束可爱的小野花画出来呢！

“谢谢你，送给我那么好的花！”我激动地说。

“老师，我应该谢谢你……”小姑娘的脸红了，她羞涩地说。

“我要把你送给我的花画出来！”

“真的？”小姑娘几乎跳起来，“这叫石竹，我爸爸最喜欢



这种花，他希望我将来把它们画出来……”

“你爸爸是画家吧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爸爸是工人。”

我说：“以后，每星期二下午你来参加小组的活动，星期天你也来，我全天都教你。”

后来，我知道，她的名字叫柳莲。妈妈在江西一个偏僻的地方工作，那里还没有正规的小学，她住在北京奶奶家里，在一所小学校借读。

不久，柳莲就成了我的最用功的一个学生。她天赋很好，进步也很快。使人高兴的是，小胖子居然成了她最好的朋友。小胖子为了表示对柳莲的歉意，坚决要送给柳莲一个绿色的大画夹，柳莲不要，他都急哭了。

夏天过去了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我得到一个好消息：我那幅题为《静静的石竹花》的油画，被选入了全市职工美术作品展览。当我把这喜讯告诉孩子们的时候，他们高兴地用手把画架子拍得乱响，小胖子约了另一个小男孩偷偷跑到街上买回几瓶汽水，他们要为我干杯。

我举起“酒杯”说：“我首先得感谢柳莲，是她送的花给了我灵感。”于是，孩子们转过身子把充满热情和赞许的眼光一起投给她。柳莲低下头，我看见她笑了，脸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酒窝。

“柳莲，你干吗要送给老师小野花呢？”小胖子歪着脑袋问。

柳莲抬起头说：“这叫石竹花，我爸爸说过，它虽然不像牡

丹、玉兰那样雍容华贵，但它开放时能散发一丝幽香，谢了还可以入药……我最喜欢它。”说着，柳莲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，我看见，那是晶莹的泪花在闪烁。

三

“美展”开幕式的前夕，区里邀请我们美术小组作为特别观众全都参加开幕式。当我把十二张印着金字的海蓝色请帖发到孩子们手里的时候，柳莲激动极了，她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。

开幕式的那天是星期日，天气好极了，天上没有云彩，湛蓝湛蓝的。

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穿上最漂亮的衣服，带着鲜艳的红领巾，只有小胖子有点感冒，可是他精神极好，到处说笑话。

柳莲尤其高兴，站在四壁挂满巨幅油画的中央大厅里，看得出她真有些心驰神往……

区里的领队过来了，那是一位十分和蔼的中年妇女，她一面检查着每一个人的服装，一面高声说：“等一会儿首长和外宾来了，大家不要围观，要显得自然一些，不要紧张，但是要热情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领队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一下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向我问道：

“今天有外宾，知道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电视台还要拍电视。”



我又点点头。

“拍电视的时候，你们那个嘴歪的女孩子是不是先回避一下？”

我愣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领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，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形象。”

领队看我没说话，就自己朝柳莲走过去。不知道她对柳莲说了些什么，只见柳莲突然抬起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眼睛里露出恳求的目光。我知道，她是希望得到我的帮助。我心里一酸，不敢看她，连忙垂下眼睛。

领队走回来，很严肃地说：“她不听话，你是她的老师，你去说说。”

我心里难受极了，也矛盾极了。突然，我看见小胖子红领巾下面的口罩带儿。一瞬间，我像得了救星，连忙摘下小胖子的口罩拿在手里，对领队说：“戴上口罩……就别让她走了，行吧？”

领队皱着眉头，沉吟了好一会儿，仿佛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：“行……吧！”

我如释重负地朝柳莲走去，简直就是小跑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：“柳莲，戴上这个口罩吧！”

柳莲先是愣愣地看着我，接着，泪水涌满了她的眼眶，但她拼命地咬着嘴唇，不让眼泪流下来。她好像要接过我的口罩，然而，伸出的手却没有张开。我把口罩递过去，她低下头，眼泪却噗噜噜落在口罩上……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柳莲抬起头，用手抹了一下眼睛：“老师，我走了……”说完，她飞快地转过身，朝大门跑去。

我的心突然一紧，好像被谁攥了一下，我才明白，我伤了她的心。

小组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：“老师，干吗叫柳莲出去呀？”被叫作“芭蕾舞”的那个女孩子说。

“老师，您再求求那个领队不行吗？嘴歪就不能参加开幕式啦？”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小胖子说。

孩子们的话，就像钢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，我真后悔带孩子们来参加开幕式。我再也没有心思看展览了，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往前挪动。当我走到我那幅油画前的时候，我望着那一朵朵白色的小野花，仿佛又看见柳莲刚才那双恳求的眼睛……我那些一向活蹦乱跳的小组员也默默地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

四

走出展览馆，我本想马上去找柳莲，可是，我不知道她家的地址。我只知道她在花园村一小借读，但今天又是星期天。

第二天，领导又派我到郊区办一件事，一直到晚上九点我才回家，我把希望寄托在星期二。星期二下午是美术小组活动，她会来的。

可是，她没有来。我着急了，先找到她借读的小学，后来又来到柳莲的家，开门的是柳莲的奶奶。